



故事家张爱国经典作品集

谁看见了石头开花

张爱国 著



中国 好故事

醒世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好故事

谁看见了石头开花

张爱国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看见了石头开花 / 张爱国 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 - 7 - 5495 - 3061 - 8

I. ①谁… II. ①张…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842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时上悦读

责任编辑: 吴嫦娥

特约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和美万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60mm × 91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好故事”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辛	李 洱	陈建功	陈忠实
赵本夫	高占祥	莫 言	蒋子龙

目录

父亲不累·····	1
女人与蛇·····	4
果子熟了叶儿枯·····	7
至爱无声·····	10
每一个母亲都能创造奇迹·····	13
回家·····	16
被骗的母亲·····	19
一片冰心在玉壶·····	22
哑哥·····	25
保卫梁祝·····	28
一个人的镇长·····	31
傻瓜父亲·····	34
红蜘蛛·····	37
一封家书·····	40
父亲报喜不报忧·····	43
一夜戒备·····	46

找不到妈妈的夜·····	49
Baby的幸福生活·····	52
你到底要走哪条路·····	55
向前走，莫转弯·····	58
谁看见了石头开花·····	61
小站歌手·····	65
你现在就回家·····	68
叔叔，你冷吗·····	71
只为那二十一双大眼睛·····	74
生死追逃·····	77
特殊的读者·····	80
爷爷在1974年的冬天·····	83
偷瓜·····	86
卖鹅·····	89
杀鹅·····	93
杀牛·····	96
捉贼·····	99
砸鸭·····	102
屁股的牢骚信·····	105
海啸中的上帝·····	108

鬣狗阿尔法·····	111
母子·····	114
独角公牛·····	118
废墟七日·····	122
一次失败的追杀·····	125
宿敌·····	128
绝对规则·····	131
开心就好·····	134
致命的诱惑·····	137
不放弃的鹅·····	140
麋鹿安亚尔·····	143
身为母亲·····	146
狮王恩怨·····	149
小雄豹之死·····	152
小麻雀·····	155
绝对战胜·····	158
野狼岭的战斗·····	161
孤舟渡·····	164
请和我保持距离·····	167
咋就跨不进那道门·····	170

失忆症·····	173
别想叫我感谢你·····	176
请不要再表扬她·····	179
广告时间做什么·····	182
应聘·····	185
同学不少年·····	188
种桃·····	191
吃鱼·····	194
偷蒜·····	197
搭床·····	200
父与子的故事·····	203
化蝶·····	206
鱼鳔的故事·····	209
三千年微笑·····	212

父亲不累

那天，父亲从地里挑回一担山芋，倒到地上，正要挑起空筐走，我跑过去一屁股坐进一只筐里，要他挑我到地里。父亲捏捏我的小胖脸蛋，从门口搬来两块土坯，放进另一只筐里，挑起来。于是我在颤悠悠的箩筐里和着父亲“哼哼唧唧”的小调儿，张开翅膀，飞了起来。

我老远就站在筐里挥着手，跳跃着，高叫着，向母亲炫耀，我是想让母亲来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快乐。不料母亲却阴下脸，骂我太不懂事太不像话：“你爹都挑了一天了，不累？”我疑惑地看父亲，父亲向我撇撇嘴，斜斜眼，又笑了笑，摇摇头——哦！他不累呢！我白了母亲一眼，跑向一边捉蚂蚱去了。

回来的路上，扁担在山芋的重压下，发出沉闷的“吱呀吱呀”声。我一会儿挥着山芋藤在父亲身后“骂！骂！”地学着他犁田驱牛时的动作大叫着，一会儿又跑到父亲面前做鬼脸，使绊子。我想到母亲刚才骂我的话，又求证似的问：“爹，你是不累吧？”扁担下的父亲也了我一眼，挤出一丝笑意，“不……不累！”我一听，一蹦

老高，心里责骂着母亲不懂父亲——我爹不累呢。

我跑去向一位小伙伴传达我坐在箩筐里让爹挑着的美妙感觉，当然，我没忘了极力向他炫耀我爹不累。小伙伴终于抵挡不住享乐的诱惑，以保证以后不再欺负我为条件，我答应让他也坐坐我爹的箩筐。

父亲正站在水缸边用葫芦瓢“咕噜咕噜”地喝着井水。我坐进一只筐里，示意小伙伴也坐。小伙伴瑟瑟地不敢坐。我怂恿他：“不要紧，我爹不累。”父亲走过来，瞪了我一眼。我噘起小嘴，乜着他：“不是呀？你刚才说了，你不累的，你不累的！”父亲龇了龇嘴：“嗯，不累！”就擦擦额头的汗，挑起担子，在纷飞的石子间（我和小伙伴在筐里打“石子仗”），又走进了夕阳的余晖里。

到了地里，母亲走过来就给我两个耳刮子，骂父亲：“牛啊？累死倒也罢了！”父亲擦着脸上的汗，憨憨地说：“娃子乐呢，不累！”我心里狠狠地骂母亲多管闲事：“打人的手要是被蛇咬一口就好了！”

晚上，蚊子的嘴里像是安插了一把开矿的钢钻，插进肉里就绞得人一阵痉挛。我蜷缩在父亲怀里，享受着蒲扇挥舞下的那一块无蚊区的安全与宁静。但偶尔，父亲许是偷懒了——蒲扇高高地举起，到了空中却慢慢地静止了。蚊子就抓住这个机会，偷袭了我。迷迷糊糊的我于是在父亲的怀里拳打脚踢起来，嘴里“咕噜咕噜”地骂着：“你不累，还不打蚊子！”这时，父亲就触电般“哦”一声，蒲扇也跟着夸张地舞动起来。我又迷迷糊糊听母亲说：“累了，我来吧。”父亲喃喃地说：“不累……”

如今，我也成了父亲。人到中年，总是有着永远都做不完的事，整日奔波在外，回到家常常连饭碗都懒得端，但还必须耐心、虔诚地面对儿子无休止的各种问题和游戏。一段时间里，儿子喜欢上一

种叫“将军骑马”的游戏，一到家，就缠着我和他一起玩。多少次，我精疲力竭，腰酸背痛，但面对儿子兴致勃勃的样子，我立时又不觉得累，低下头，趴到地上，撑起两手，撅着屁股。儿子拍一下我的头，耀武扬威地跨上我的背，挥鞭打一下我的屁股，“驾——驾——”地驰向战场……

一天，妻子对儿子说：“宝宝，爸爸累了，歇会儿吧。”

儿子这才像是想起了什么，斜过头，像将军对良马的爱抚，小手揪起我的一只耳朵，“爸爸，你累了？”

我侧起头，见他满脸的失望和沮丧，连声说：“不……不累！”

儿子一听，对他母亲鄙夷地乜一眼，说：“哼，爸爸不累呢！”就“驾”的一声，冲锋陷阵去了……

这时我才明白：男人做了父亲，就不再累了。

女人与蛇

她住在村子最西头，两间红砖青瓦屋，单门独户。屋内，石灰抹的壁，很清静，塑料袋张的天棚，很雅致。屋前，一池两亩大的水塘，水清，鱼虾多，夏秋时节，青蛙的音乐会每夜都会伴着她和孩子们入眠。屋后是一片棉花田，这几天，棉花正开得急，一个个笑咧了嘴，像毛茸茸的小雪球，好看极了。

傍晚，天有点阴，她早早停了活，喂猪、烧饭、吃饭、涮锅碗，给姐弟俩洗脸洗脚，然后关紧门。

坐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刮风了，“呼呼”地响。她骂该死的青蛙和蝥蛄：“不要你叫时你非叫，现在要你来壮壮胆子了，你却比谁都胆小，不叫了，没出息。”她起身，把门窗又检查一通，最后在已经抵了三根杠子的门上又加了一条大板凳，才安心睡去。

女儿喊撒尿的时候，她迷迷糊糊地拉亮电灯。

“蛇——”女儿尖厉的叫声吓得室温骤然降了几十度。她一纵身，女儿的叫声还在持续，她已抱着姐弟俩站在了床上。还没站稳，小腹部就一阵热乎乎，她“妈呀”一声尖叫，一个躲闪，再一个跳跃。

一看，是女儿吓出的尿。她吸了口凉气，浑身的鸡皮疙瘩凸得老大。

姐弟俩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

她警惕地扫视床上，还好，没蛇。她慢慢探头向床下看——妈呀！一条蛇，有锅铲柄那样粗，盘在她的鞋上，碗口大的一盘，头在里尾在外，女儿下午采的那几朵野菊被卷在盘中央。她捂住嘴没叫出声。

终于，她稍稍回过神。儿子又睡着了，女儿双手还紧紧搂着她脖子，说怕，说冷。她心里骂该千刀的丈夫，你就腆着肚子睡在城里的工地上吧，今夜就让我娘几个喂了蛇吧……委屈、害怕，热泪滴在脚背上，又溅到被子上。

她必须自己对付这条蛇。

她轻轻地弯腰要将姐弟俩放在床上，女儿却死搂着她脖子不松手。她想哄女儿不怕，有妈妈呢，又怕说话声惊动了蛇。她不知哪来的火气，“啪啪啪”，手掌落在女儿的小屁股上。女儿松手了，她拉起被子将姐弟俩捂好。

鞋被蛇占着，她只有赤脚下地。脚尖触地的一刹那，她又电击般的缩回来，揉了揉脚，偷眼看蛇，蛇尾巴在悠悠摆着。她拿过毛衣毛裤往脚上裹，要裹好了，看了看被窝里的孩子，又解下，塞进孩子们的脚下。她又拿起枕巾往脚上裹，又取下，盖到孩子们的头部。她搓搓脚，咬着牙，拿起床头那根擀面杖，赤着脚，小心翼翼下了床。

她猫着腰，双手紧抱擀面杖，双眼圆瞪，大气不敢出，蹑手蹑脚地向那条蛇靠近，俨然排雷兵接近雷区。她心里比画着擀面杖往蛇的什么部位打最好……可以下杖了，她却想起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可她不知道七寸在哪里。她又想起婆婆说过，蛇要是一次打不

死就会蹿过来咬打它的人。她赶紧退回来。

她举着擀面杖，瞪圆双眼，揣摩着蛇的七寸。

蛇并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蜷在鞋上，安然地睡着。

人与蛇僵持着。

笼里的公鸡叫了。蛇醒了，伸开的身子有小扁担那么长，小钢锯似的蛇芯子举过头顶，警惕地四下侦探着，慢慢地游。她还没有准确把握蛇的七寸。她又拿起铁锹，她想铁锹能一下子斩断蛇头。可她又想起别人说的蛇头被斩断后还能飞起来咬人，又不敢了。

蛇在屋里游了几圈，又游回床边，大概还没有睡好，又游上那只鞋——不！它嫌那只鞋睡着不舒服，竟然游到床腿边，昂起头——它要到床上去！

妈呀！我的孩子在床上！她疯一般地扑过去，对准蛇头，铁锹就狠狠地斩了下去……

她不敢看那翻滚的蛇，扑到床上，紧紧抱住两个孩子。

她终于哭出了声！

果子熟了叶儿枯

春寒料峭，冷风瑟瑟。一轮凄月下，柳枝在忽左忽右“嚓——嚓——”地响，把一地的白光揉成一块块若隐若现的碎片，任其在黄土地上游弋、呻吟。

爹意外地逝去，让瘦小母亲的脊梁骨再无力直起了。二斤看着娘，怎么看都像眼前这支红蜡烛，随时都会在冷风中熄灭。

二斤不能再没了娘。

“娘，二斤明天不去学校了。”二斤盯着眼前的烛光。

娘弯腰缩背，心窝抵着桌角，眼角的肌肉倔强地拉扯着就要合上的布满血丝的眼，枯瘦的双手轻柔却熟练地侍弄着竹筛里的蚕宝宝。

“娘，听见了吗？”二斤好像有些恼怒，“二斤不念书了，二斤要帮娘！”

娘还是侍弄着她的蚕宝宝。

“娘，爹交代二斤的，要二斤孝敬娘……”提到爹，二斤的泪又扑簌簌地滚落。

二斤没想到娘竟然走过来没头没脸地打他。那手，瘦，却有力得很。二斤一头栽进娘的怀里，娘的泪像断线的珠子滚到二斤头上，裹挟着二斤的泪再大个大大个地滚进竹筛里，滚在一片片桑叶上，营养了蚕宝宝……

苍天没有被大山的贫穷蒙住眼，二斤上了大学。娘没出息地跪在爹的灵位前烧了一夜的纸钱，也流了一夜的泪。

又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冷风瑟瑟。再过三个月就是四年了。四年里，二斤没有回过那山窝窝，没有见过娘，甚至是娘一声轻轻的咳嗽也没听过！有的只是只有儿子才能读得懂的那些所谓的信。这次，二斤读出了娘想儿子的心。一千多个日夜里，二斤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山窝窝里的娘，他贫血的脑细胞只要从书本里挣出来，哪怕一秒钟，也要一股脑儿毫无保留地全给了山窝窝里的娘。多少次，二斤恨不能长出翅膀，飞过城市，越过一座座山一条条河，落上娘的炕头。但二斤不能，四年前二斤步出山梁走向外面世界时娘就警告道：“不许回家，不许想娘，娘也不想二斤……”四年来，这是娘第一次不小心泄露了想儿子的心声。

楼前，一树树枝叶想在春光下静静地照个影儿，但瑟瑟的冷风就是不如意，偏是一刻也不曾停下，逼得那些影儿婆娑着，似有似无，光怪陆离。二斤想立即回去，但不能——就要毕业考试了，过几天人才招聘会也要举行了。二斤不能离开这个人生的加油站！二斤想等毕业后有了工作，第一时间回去看娘，“那时就能对娘好好尽孝了……”

现代都市的节奏时刻如赛车赛，连加油都要分秒争夺。转眼，又是五年。五年里，二斤不断地拥有工作，又不断地失去工作。他埋头在都市里寻找着，如一头从庄稼地里迷失进城市的黄牛，寻找

着能把自己永久扔进去的地方。其间，娘也来过信，都说：“娘好着呢，不想二斤，二斤也别想娘……”但二斤总是能从那错别字连篇的信里读到娘想二斤的眼神。每次，二斤都决定回去，但每次不是正在准备着接受别人的挑选，就是有重要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或者是陪老总……每次，二斤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祈祷娘再等一等，“等二斤好起来，好好地尽孝……”

苍天有眼，已经是公司部门主管、拥有如仙妻子和活泼儿子的二斤终于能去看娘了。他和妻子为娘准备好了一切，只等着把十二年没见的娘接进城，尽孝。

秋景萧瑟，晚风凄凉，落叶飘零。

二斤长跪在一座新垒起的土坟前。守坟的小松树多少次想静下来倾听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哀诉，但风儿不随意，将漫动的树影柔柔地撒在二斤向娘弯曲的背上。

坟那头，一片柿林。枝头上，一个个火红的柿子涨开了脸，宛如一张张灿烂的笑颜。但笑颜上下不再是春之绿叶，而是一片片僵枯的黄叶。

二斤看着那涨开了脸的柿子，恰似自己哭丧着的嘴巴：“绿叶啊，怎么就不能等待开颜的红柿呢？开颜的红柿，若有绿叶的呵护，将是大自然何其完美的一幕啊……”